

语言理性的揭示与运用

——简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语言学方法

谭晓丽

(衡阳师范学院 外语系 湖南 衡阳 421008)

〔摘要〕 理性与非理性由语言决定,符合某种语言的语法、语义学及语用学等基本原则的话语,对于其使用者来说,就是真理,就揭示了世界的“客观规律”。这个事实说明,语言的“语法”对于事件或生活方式具有构成意义,语言具有创造世界的功能。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就是运用语言理性创造出来的一部杰作。在这部著作中,亚里士多德论述了语言理性的基本原理,并且把该原理运用到创作实践,批判性地综述了哲学史各家学说,提出和论证了实体学说和潜能与现实的理论,充分显示了语言理性的公用效力。

〔关键词〕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语言理性

〔中图分类号〕 H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1)04-0082-04

一 交往伦理与语言内在理性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集大成者,《形而上学》是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亚里士多德首先概述了此前的哲学史,在此基础上,特别是在对柏拉图理念论批判的基础上,提出和论证了他影响深远的实体学说、潜能与现实的理论。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能完成这项伟大工程,前人主要归因于他综合各家的能力,以及他的精深知识水平,特别是他广博宏富的自然科学知识。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形而上学》被视为思辨的结晶,是归纳、演绎、三段论等形式逻辑工具的产物。然而,这种二元论遮蔽了语用学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及其他著作的贡献。

20世纪哲学语言学转向以来,当代德国哲学家、社会理论家尤根·哈贝马斯把语用学提高到最崇高的地位。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理性和商谈伦理,他相信未遭扭曲的沟通交流能达致共识或相互理解,从而解决多元异质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所谓未遭扭曲的沟通,即没有内外压制的沟通,也就是符合三个有效宣称(真理性、正当性和真诚性)的有效语言行为或理想沟通情境。然而,此理想情境的说法不过是对理想语言行为的外部条件所提出的要求,并未触及语言本身。我们应该进一步考虑,除了这些理想外部条件外,语言沟通行为为什么能帮助相互冲突的人们达致理解或共识?更进一步说,语言这种媒介本身具有何种根本性质,才使它有资格担当如此重任?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人们就有充分理由怀疑哈贝马斯提出的商谈伦理这个方案的根本有效性,就会嘲弄这不过是一个“语言乌托邦”。

人类被称为语言的动物、符号的动物,之所以如此,在于人类语言蕴含着人类的本质——理性能力。究竟是人类的理性发展导致语言产生,还是语言的发展导致了理性的产生,这个问题此处不论,但由此可以说明,语言是理性的凝结,也是理性的流动,理性借语言得以生成和发展,语言理性是人类基本的能力。古希腊的“逻各斯”一词,既是事物规律的意思,又是言说的意思。中文的“道”,也同时包含这两层意思。因此,只有充分考察语言理性的种种事实,哈贝马斯的沟通行为理论和商谈伦理,才能奠定其内在的基础。分析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方法论,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宝贵机会。

二 《形而上学》中语言理性的公用

语言是一种理性力量,是理性范导的主要形式,人类运用语言发展和创造出理性知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就是运用语言理性创造出来的一部杰作。在这部著作中,亚里士多德论述了语言理性的基本原理,并且把该原理运用到创作实践,批判性地综述了哲学史各家学说,提出和论证了实体学说和潜能与现实的理论,充分显示了语言理性的公用效力。

(一) 表现语言理性的一些基本原理

1、反对空话与比喻

理性研究的首要条件是什么?我们可以提出很多标准,但在《形而上学》开篇,亚里士多德就从语言学的角度提出了简明扼要的准则:

在形式的任何通常的意义下,所有其他事物都不可能来自“形式”,并且说它们是模式而其他事物分有它,这不过是

〔收稿日期〕 2011-05-13

〔作者简介〕 谭晓丽(1971-),女,湖南衡阳人,衡阳师范学院外语系副教授,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说空话和诗的比喻而已^{[1]43}。

柏拉图的理念论确实存在一些空话和诗的比喻,这在《理想国》中表现突出,特别是柏拉图为了论证哲学王、武士和劳动者组成的“正义”国家时,竟然神秘地打比方说,这三种人分别由不同价值的金属构造而成的。

2、排中律

亚里士多德对语言理性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他反对前人那种绝对的相对主义观点。所谓绝对的相对主义,就是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任何确定性。对此,亚里士多德说:

所有信念中最确定的就是相反的陈述在同一时间不都是真的……由于一个矛盾的陈述在同一时间对同一事物都真是不可能的,那么显然矛盾在同一时间就不能属于同一事物,因为矛盾的一方正好是缺失——一种本质特征的缺失。而缺失就是对于某个确定的种的[表述的]否定。这样,如果同时真地加以肯定和否定是不可能的,那么诸相反者同时属于一个主词是不可能的,除非在诸特殊的关系中同时属于它,或者一方在某种关系中,而另一方,即是在绝对的意义^{[1]106-107}。

研究者指出,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坚持形式逻辑中的排中律,排中律是他批驳前人绝对的相对主义的基本工具。然而,这段话很明显地告诉我们,亚里士多德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确定排中律的。对于人类来说,世界上从来不存在赤裸裸的事物本身,人类发现事物的规律或本质,是通过语言得以实现的;离开语言,事物对人类来说就是一片混沌。尽管赤裸裸的事物是一片混沌,但是,人类的理性宿命就是所谓的“说不可说之神秘”,即决不放弃对不可言说事物的言说。尽管智者派非常重视人类语言的作用,苏格拉底甚至称辩证法为真理的助产术,但亚里士多德更进一步,在坚守前人语言理性的遗产的同时,扬弃了他们的相对主义。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同一时间同一事物的本质不可能是相互矛盾的,因为首先这种陈述就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在语言中一个主词不可能同时有两个相互矛盾的谓词。

3、语言的公共性

其次,亚里士多德指出,语言理性的重要依据是它的公共性,即语言本身之所以是理性的,是因为它本身是公共的,是开放的,能够接受任何使用者的检验。语言的公用,既是其理性的源泉,又是它的保证。亚里士多德在反对柏拉图的理念论时说:

的确,也不可能定义任何理念。因为理念正如它的支持者们所说,是个别的,并且能够分离存在;而公式必须由字组成;而且作定义的人必定不另造一个字(因为它会是不可理解的),但已经建立起来的字对一个类的全体成员都是共同的;于是,这些[组成定义的字]必定适用于在被定义事物之外的某事物;例如,如果有人定义你,他会说“一个精瘦的或白的动物”或者别的什么,它们也将适用于某个不同于你的人^{[1]232}。

在这一段话中,亚里士多德直接用语言学的方式来驳斥

理念与事物可以分离存在的理论。因为假如每个具体事物背后都有一个理念的话,由于每个具体事物都不相同,则每个事物的理念也必不相同,这样,为定义每个具体事物的理念,就必须另外造字。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语言学告诉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字对一个类的全体成员都是共同的,这些组成定义的字必定适用于在被定义事物之外的某事物。我们看到,这种反驳十分精彩!

4、表述

除了排中律和公共性外,亚里士多德还从语言学的角度提出了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即科学研究的问题应该表达为对两个词项的联结,科学研究是一事物对另一事物的表述,一个词项对另一个词项的表述:

但是我们能够研究为什么人是如此这般本性的动物。这很清楚,我们不是在研究一个人为什么是人。我们是在研究为什么某事物表述某事物(它所表述的必须是明确的,因为否则就是无对象的研究)。例如,为什么打雷?这与“为什么在云中发生声响”是一样的。这样,这种研究就是关于一事物对另一事物的表述……在一个词项不是明显地表述另一个词项时(例如在我们研究“人是什么”时),研究的对象最容易被忽视,因为我们不区别并且不确定地说某些元素造成了某一整体。但是在我们开始研究之前,我们必须联结我们的意思……显然,在简单词语的情况下,研究和教导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对待那样的事物的态度是不同于研究的态度的^{[1]236}。

现代科学研究与古代思辨的提问方式根本不同。古人常提出“人是什么?”、“马是什么?”、“水是什么?”、“星星是什么?”等这样一些大而无当的问题,而现代科学抛弃了这些本体论的玄学,它提出的问题是“人与马是什么关系?”、“某种具体动植物的基因构成如何?”、“光与波是一回事吗?”等等。尽管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讨论的仍是本体论的问题,但他在这里提出了现代科学的基本原则,就是研究具体事物与具体事物之间的关系。并且,他还明确指出,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对于科学研究来说,就是一个词项明显地表述另一词项。这个认识,是语言理性的力量,它把亚里士多德从前人的唯理论走出来,导向经验主义的新方向。

(二)基本原理运用举要

1、本质与定义:避免名词重复出现

在建立语言理性公用的基本原则的同时,亚里士多德自觉地把它们运用于他对“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研究之中。他认为,要探究事物的本质,就要运用人类语言给该事物下定义,并提出定义事物本质的方式,即给出一个本质公式:

在一个公式中,一个词本身不出现,但是它的意义却被表达出来了,这就是每一个事物的本质的公式^{[1]196}。

所谓事物的本质定义,在语言上的标准就是代表事物本身的词不能出现,否则就会“同一个名词说了两次”的情况,导致无限循环。这种语言上的重复或循环,标志着柏拉图式的理念与事物分离的错误观念。因为“如果一个东西的本质与一个东西不同,那么,一个东西的本质的本质就与一个东

西的本质不同。”^{[1]204}由此,亚里士多德推出他实体学说最基本的原则,即本质在实体中,而非之外。

2、形式与质料“被说成是”

亚里士多德以“铜圈”、“雕像”、“铜球”、“房屋”等为例,说明这个根本重要的观点,并进一步论证形式因与质料因的理论。

至于某些东西由质料制成,在它们制成之后,这些东西就被说成不是那个质料而被说成是“由那个质料制成的”;例如,雕像不是石头而是石头制成的……因此,正如也有一种事物不被说成是从什么东西变成,在这里雕像也不被说成是木头,而通过语言的变化被说成是用木头做的,不是黄铜而是用黄铜做的,不是石头而是用石头做的,而一座房子不被说成是砖而是用砖做的。如果我们仔细地注视着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就不应当不加限制地说,一座肖像是从木头生成的或者一座房子是从砖生成的,因为“生成”包含着在一个事物从它“生成”的变化,而不是保持着。于是,由于这个理由,我们使用了这样说话的方式^{[1]207-208}。

我们看到,在这一段中,“被说成是”(being said of)成为最重要的关键词。“被说成是”这个关键词,强调的是,运用日常语言给与事物的名称概念的权威性,来凸显出事物的形式因与质料因的根本区别。我们称房屋为房屋,而不一堆砖头,我们说这是一座雕像,而不是一块像雕像的木头,我们说这是一个铜圈,而不一块黄铜,是因为房屋、雕像、铜圈这些“我们的说话的方式”本身指出了事物的形式因。“被说成是”就是一个事物对另一事物的表述,或曰一个词项对另一此项的表述,其实就是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上文已论述了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这个现代科学原则,这个原则不但在这里得到具体的运用,而且也成为他的“逻辑学”一个基本原则。他认为,种与属的关系,就是“被说成是”的关系,例如,动物“被说成是”人,人又“被说成是”一个具体的人;颜色“被说成是”白色,白色又“被说成是”某个具体的白色。总之,种“被说成是”属,种和属又被“被说成是”某个具体的事物。正是从这个“被说成是”的转换过程中,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他的实体学说,即本质与事物合二为一,分离的假象得以消除。

3、实体的属性和定义:主谓关系与普遍词项

在研究实体与其属性的关系时,亚里士多德非常重视事物名称的来源:

这样,我们必须首先区别每一个词项被使用的不同意义,然后再把它们在每个场合的表述归属于那基源的东西,并看它们如何与之相关;因为有的会从具有它引出它们的名称,有的则从产生它,以及另外的由于相似的理由而引出它们的名称^{[1]86}。

他还从语法的角度指出,实体就是主语,属性是谓语:

我所说的质料是指那个本身既不是特殊事物也不是某种数量,也不是指派给任何其他用来规定存在的范畴的。因为,有某种东西,上述这些东西中的每一个都是表述它的,它的存在是不同于每一个为此的存在的(因为不同于实体的诸谓词都是表述实体的,而实体是表述质料的。)^{[1]194}。

很明显,没有一般属性是实体,而且从共同的谓语都不指出一个“这个”,而是指出“那样”这个事实来看,这也是很明显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许多困难,特别是“第三人”的困难,将会随之而来^{[1]227}。

这里所谓“第三人”的困难,就是本质定义或公式中,名词重复出现、无限循环的情况。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种语言学上的悖论,反过来证明了实体是主语,属性是谓语。这种语言学论证方式,至今看来也相当精深。

如何定义实体?亚里士多德还是从语言学上着手,即实体的定义中不能有普遍词项:

因为一般说来,是共同的东西都不是实体;由于实体不属于任何事物而只属于它自身,而且属于那具有它的东西,它就是那个东西的实体……那么,很清楚,没有普遍词项是实体的名字……^{[1]235}

实体的定义中没有普遍词项,因为实体不是共同的东西。不是共同的东西,在语言上的保证,就是没有普遍词项。

4、潜能与现实:归谬法与词源学论据

潜能与现实的理论,是《形而上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论证这个理论时,亚里士多德反驳墨加拉学派的说法。这个说法认为,只有现实,没有潜能,例如除非一个建筑师正在建设房屋,就不能说他具有建筑艺术。亚里士多德在反驳时也举例说:按照这个理论,如果不使用视觉,即等于无视觉,则一个人把眼闭起来就等于瞎子了。这样每天他就会多次成为瞎子(因为他多次地闭上眼睛)。耳聋的情况亦如此,如果一个人不使用听力的话。这是荒谬的说法^{[1]265}。在这里,亚里士多德以日常语言中凝结的常识为论据,以日常说法衬托出墨加拉学派的荒谬,从而论证他的潜能与现实的理论。

“隐得来希”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一个重要概念,它意味着最终的目的因、动力因、形式因,它其实就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上帝”:

因为活动是目的,而现实就是活动,所以甚至“现实”这个字就是从“活动”引申出来的,并倾向于具有“完全实现”的意义^{[1]279}。

“完全实现”就是“隐得来希”,我们看到,这个重要概念是直接以词源学方式提出来的。

以上只是简要摘取《形而上学》一书中一些具体的论证,但仍然可以明显看到,亚里士多德在建立自己的宏大的哲学体系时,非常高超地、成功地运用了语用学方法,充分利用了人类语言中凝结的理性智慧,充分发挥了语言的理性范导作用,并以此大大提升了人类的理性能力。

三 语言理性之于人类理解的重要性

如果“是”指的是世界的基本结构及其意义,“说”指的是语言及其使用的过程;亚里士多德之“被说成是”这个短语就精要地表达了现代语言哲学的睿识。现代语言哲学指出,语言结构与其使用者的世界结构具有同构性,世界基本结构实际上是语言结构的函数,语言就像一束照亮世界的光:

语言在任何一个形而上学时代都占据着主导地位,本体

论就建立在句法和词汇当中。反过来,本体论又决定了世界的基本结构,而语言共同体都存在于世界之中。换言之,它们明确了世界成员的整体论的前理解,有了这个前理解,世界成员就可以从先验的角度赋予他们在世界中所遇到的一切以意义。具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从前本体论的角度解释了世界,并在语言内部留下印记,也只有依靠语言内部的印记,主体才可以来考察世界中的事件,进而断定哪些事件具有重要意义,它们又是如何同先验范畴吻合起来的。世界成员在世界中如何感知事物,又如何应对事物,关键取决于解释世界的语言视角;这个视角好像一束光,有了它,语言这个发光体就可以使世界中所发生的一切事件变得明亮起来。这是一个光学的比喻,有效地说明了基本概念、语义学关联、意义以及合理性标准的具体功用。对于任何一个语言共同体而言,一般意义上的语法结构预先都已经明确了,那些表达堪称是完整的、有意义的或有效的。就解释世界功能而言,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一切现实条件的总和,这些条件本身没有合理不合理之分,它们从先验的角度决定了基本概念范围内的一切,哪些是理性的,哪些是非理性的^{[2]191-192}。

理性与非理性由语言决定,符合某种语言的语法、语义学及语用学等基本原则的话语,对于其使用者来说,就是真理,就揭示了世界的“客观规律”,就是合理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就是谬误,就是对“客观规律”歪曲。这个事实说明,语言的“语法”对于事件或生活方式具有构成意义,语言具有创造世界的功能。然而,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都认为,传统哲学和形而上学的最大弊端恰恰在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在海德格尔看来,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的过错就在于“遗忘了存在”。他们遗忘了本体论前理解的意义背景,而在合理性和理性发挥历史作用和过程中,这种前理解可是构成了一个独特的语境。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理解,唯心主义传统放弃了语言实践的语境而获得了其基本概念,可是只有在这个语言实践的语境当中,这些基本概念才能找到它们的合适位置并“发挥功能”。自足理性的行为上学概念认为自己是

绝对的,原因在于,它们以为已经具备了自身的必要条件。这些概念都是错误的抽象推理的结果^{[2]192-193}。

或许这种语境主义过于“抬高语法和词汇对社会基本结构的构成意义”^{[2]194}。然而,在实验科学尚未诞生的时代,语言确实充当了类似实验室的作用。实验科学是与日常生活差异较大的,实验科学得出的结论可能与日常生活经验大相径庭。亚里士多德所能运用的科学材料,主要是当时人们的常识以及一些思想家的说法,但是,他仅仅从这些材料中就构筑了恢宏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形而上学体系,其清楚明白的语言理性能力居功厥伟。

常识包括普通生活经验、直观得到的结论,以及经过广泛和长时间检验的经验,它们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知识和生存技能。但是,如果要上升为理论或智慧,需要清楚明白地表达出来。自觉运用语言理性对他那个时代的常识进行整理,使之获得一致性、可靠性和系统化,从而达到了一种高度的智慧,是亚里士多德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前实验科学的时代,凝聚着常识智慧的语言理性是科学发现、创造的极其重要的工具。即使实验科学中,要获得确定的有意义的成果,运用清楚明白的语言对实验进行设计也是至关重要的。

哈贝马斯所谓的交往理性、商谈伦理,更进一步证明了语言理性对与人类自我理解和相互理解的重要性。但是,要透彻理解语言对理性或者积极或者消极的功能,除了语用学的洞见外,恐怕更需要以实证的方式,从语义学的角度,分析语言本身的理性揭示功能。把“被说成是”转变为“被说出是”,如此才能一方面移除语言对世界本真结构的蒙蔽,另一方面又充分重视和运用语言对世界意义的揭示作用。

[参考文献]

- [1] [希腊]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M]. 李真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2] [德]哈贝马斯(Habermas J.). 后民族结构[M]. 曹卫东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The Revel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Linguistic Rationality

——A study of Aristotle's pragmatic approach in metaphysics

TAN Xiao-li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421008, China)

Abstract: A discourse, compromising to the basic grammatical, semantic and pragmatic rules of a certain language, is a truth that reveals the objective rules of the world. This proves that the rules of a language have constructive significance and creative power to events or the living patterns of language users. Aristotle's Metaphysics is a masterpiece built with linguistic rationality, in which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rationality is expounded and applied to critically summarize philosophical theories and successfully argue the ideas of entity, potential and reality, therefore, the public function of linguistic rationality has been sufficiently revealed.

Key words: Aristotle; Metaphysics; linguistic rationality